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彙考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述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任銜萱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彙考卷三十六

刑部左侍郎卞永譽撰

畫六

明獨冊

王履

王安道游華山圖并記詩序冊

內小字俱自注詩記  
字句疑者訛者依原

鈔本俟訪

善本訂正

遊華山圖記詩序

圖傳神記志事詩道性情此三者所以不能已於太華之遊也太華天下名山之冠也故古人以得遊為快以不得遊為恨余也恨於昔而快於今可無圖歟無記歟無詩歟備三者矣叙焉者誰耶夫叙叙其實也文而弗遊將以余為誕遊而弗文異乎吾之所得故復自叙以待其人志山者曰山高五千仞直上四十里余之登也但知喘息隨之數步一息而已安能計其幾仞幾里又

曰凡峯巖洞谷池潭臺殿井壇之屬之著名者踰百余之覽也當世遠事殊地荒人散之後知名不面見面迷名又安能盡挹其勝以全其所快雖然神會心得固不在於無遺也故秀而不可不圖者圖之不以無名而棄常而可以不圖者已之不以有名而取夫然其不謂之神會心得矣夫余今年五十有二歲矣情與老俱至氣與病相靡一遊已不勝其難况再嗣而往首越北轅耳然則是圖是記是詩其可離乎故笥之左右以玩於乎

文且遊者其何人乎哉洪武十六年歲次癸亥秋九月  
十有二日畸叟

始入山至西峯記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丘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且從叟  
余遂諾焉時暑溽期秋初偕余再登七月十又八日至  
丘丈所而丈適病餘尚困命其外孫沈生相余騎驢行  
并以日夜二十日暮抵華陰遞運所託宿焉大使黃某  
具酒肴待因以所登難易為問曰官此六年去山僅數

里懼弗勝興作隨止聞遊者及青柯平仰瞻多有沮而退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予導翌日早食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生立清樾中風泠泠來髣髴動搖而塵垢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柯平而止以上則不可杖矣於是冠履外服等悉留院中惟幅巾短衣行滕草屨而已沈生健善步跣

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未遽行且攬其槩  
於時宿雲在巔羣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褰朝陽射其  
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一鳴琴琴焉而往調調  
焉而不知其所窮余善畫相契特深遂凝立四人已及  
遠呼余且趣急登而安知余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棘  
棘且翳薈不見路二僕余離輒誤歧之他樹相錯稍不  
謹視則觸面冒髮踖且踏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  
累息不能制必俟定始行余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



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予閒  
予策余憩亦憩予僮雖不解畫頗解吾癖遇奇樹奇石  
即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  
鳴鳥哢中出輟策聽之謠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詩以過  
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不少休其停匯處澄澈如  
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頰清寒透骨  
試嘗焉甚甘美憶鄉年飲吾鄉陽山泉不知去此幾十  
倍澗北絕徑處實如柚者下垂僮以為摘越險而擷之

塹口畧不可食棄去崩施西轉至小口洞洞外平石如  
枰中可參坐恨不攜本道輩絃琴於茲以寫幽抱既而  
坐枰上書所賦詩而東巖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  
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希夷匣爾蓋其壑處也棘梗道不  
得近因疑匣為函恐指所盛蛻者而俗謂之匣歟辰已  
許及上方峰峰直立鐵鑠下垂望峰端漫不辨何似但  
峰腰雜樹倒懸斜倚而幽意可入鑠兩畔多小坎從下  
達上深可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鑠以託足者僕曰

上有道士王友巖居之不下峯蓋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鑠盡處乃石罅號西玄門此峯蓋唐玄宗妹金仙公主駕鶴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以鑿焉者也從門入屈曲以上盤折數峰頂始及友巖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止於何所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余雖搖中而怙荼勿敢進坐峯根杪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由峰根北折度狹徑容僅一人徑外則壑谷類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上不知窾隆躡空輒仆余誤躡徑側

一失脚幾墮崖下僞旅中跡幽翳中古藤蟠屈可畏正  
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為蛇也注視三樵人適從上  
來余問青柯平遠近不對唯放歌唱答而去出樹外大  
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兵亂時民  
逃入山疊石絕此遂全余視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  
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摹之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  
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  
深路絕當驀澗賴澗石參錯不遠躡過既過回視其深

潛衍漾砮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失吾主  
澗外瀑布正懸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  
與久而復墜又伯餘步則第二關也類天作亦似人為  
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中陰風勁甚不可  
留促步出返顧所來則一青靄爾復登頓冥客以行詰  
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旣至乃青柯平也山恰半  
從入山來悉崎嶇側塞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  
神祠焉礎餘瓦缺像設多壞祠旁小室中敞竈猶存知

舊有所主也日平午少饑初擬假爨於此不意荒寂若是幸持瓜果餅脯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卧祠前石堦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從西峯還也與之語雖無所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鑱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颭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鑱曳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

紫紆並石根極隘瑟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選  
一峰前障不甚峻上天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  
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巖也豈生成者歟復  
行餘二百步直崖嶄立有短櫺閣崖罅為級如梯鑠旁  
垂問之乃百尺撞也

撞直絳切自下突上之義蓋間之山中道士云

級每腐或

缺由級以上先登躡試之然後寘足過此又有類是而  
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為力旣  
上凡石之如嶠如扈如歸如岵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

逕忽斷崖峻削無可為徑者即崖腹綴小木如約當絕  
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鑠亦橫綴崖腹余目焉跡未及  
而先痿矣遣四人前度慮逼吾後以振也余趑趑握鑠  
寸進之閉聽壹視步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  
脚踏墜魂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股履此險其孝安  
在昌黎慟哭遺書以訣者即此非歟半時許乃得過問  
諸僕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  
林中翳不見日毛髮為之聳然沈生謁山神祠有禱懼



蒼龍嶺之迅風也既至老木赤立惟東南一枝僅存微  
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其大  
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  
不神於所做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蜿蜒入雲勢未知  
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危  
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黑鑠當背上並  
鑠皆小坎亦猶上方峯所託足者二僕先句示所以登  
余匍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禁因四布伏嶺背竊窺

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其幾千仞但松頭濺濺出沒蒼  
煙中萬峯羅拱向背高低斜正起伏若翠浪洶涌相後  
先秀不可狀風颭爾有聲衆籟齊作沓盪奔激遠近胥  
應憶登者言遂膽掉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  
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上折矣余強勉盡一折日  
少是愈熱余裸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熟  
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峯頭  
挿雲尚不知有幾里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

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於余者時雲方滃然  
進退開合若相與若相背往來四峯端悠揚不已余神  
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峯尚遠勿  
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土皆徑於石鑱縱橫罕無鑱者  
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峯頂東諸神列坐不  
辨何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  
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苒之形紆徐之韻由松端倏爾  
東驚接之既泯忽又如余行遲常殿四人已及廟笑

語未竟而曼聲速余至則烹茶熟矣道士王老師欵坐  
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以一身而處於荒  
冷僻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得其能爾耶茶罷  
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迺知其不得於見道而得於寡  
欲者窓在西壁向隙有光開窓而其居則度之懸崖之  
上俯瞰浚谷不見所極惟松頂麻華斜踞窓二丈許峯  
壁峻拔自浚谷直上霄外略無突陷真所謂削成者壁  
上一松寄之壘間根直下如懸死蛇枝梢正拂窓手可

接松實纍纍余捉以斷甕弗中墜句下觸石且墜且觸  
聲如從甕中來良久始息至是則潁陽向微霞彩漸發  
倚窓望西北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  
日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  
背色黑如粗澁岡下羣峯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  
予將摹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峯殿正在峰頂  
雪壁爍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  
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鑄巨靈足

三字竊謂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其形乎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耶東則東峰玉女峰昆季相倚惟南峰截焉獨出姪視三峰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上南峰記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峯崖洞谷池潭外其

宮觀古跡等不可計道士雖老而兵餘湮毀不甚識又  
龍鍾弗能余偕故無以為考食已纖雲不痕旭日初吐  
露未晞具行滕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也裁入笙簧  
盈耳既不見天寧復有露但葉聲隨足僊屑可聽屈盤  
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至弗暇接將謂地升恍不記  
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益以險而存非如他  
木之得全於擁腫也寒不生陵茗惟蘿薜青青以與松  
永神則有之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悽焉於吾中久

依依不能去行二三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峰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行凡以目昏不敢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巖上覆如屋似蜂巢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濤波蕩瀾所為溪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余命僮披入之及罅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闇稍分上滴漚如雨陰氣挾罅風撲人中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



壁有鐫字四行不識字不辨余眊亦弗之識俄罇外喧  
聲意游者相與僕曰吾之伴三人也僮因呼其名答在  
朝元洞待由是自巖底北旋峽兀中度小樵又度架枝  
代樵者三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松一根拔卧巖上闕道  
勃窣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  
其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蓋其教中設為形像以  
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  
足怪從祠畔上磴挾石闌轉峰角皆石版布道闌外臨

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懔懔瘁不可當閉目低首倚壁始  
定峰南面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也異焉伏石版下覘  
蓋鑿壁成嶠以疊石置闌面之中窵石以入則所謂朝  
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  
清像諸神旁護凡供奉之具咸備余問故於主者岳師  
師曰昔賀老師營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墜  
墜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鑿且運不勝其勞功未就  
而師亡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鑿以

下達西轉則師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予不敢從  
倚闌待二時許還生曰穴之下則鑊雙垂鑊盡則版道  
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大石杙插壁以當其中絕鑊下  
至石杙少息復絕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鑊西行數十  
步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杙  
之上而銅杙則插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以  
鑊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知作時於何  
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

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於塊石之突崖耳室  
畔石窪不深水則滿豈師藉是以食飲者歟室又西則  
別巖也巖類俯首形遙覆室上上鐫全真巖三大字赤  
色以實之雖知人所為然上不可下下不可上其履虛  
而作之耶何其神也吾版道之初躡也知有版道而已  
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危是心也始不知止於何  
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  
東行降八九折緣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甑下視

類井底黝不見物然兩木倚石可下問之僕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三人下觀余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盆不壞具衣履如生人抑坐逝處耶躋石以望見峰頂羣松如沃峰背類覆孟簾散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劫甚足不吾許殆見巔憩龍潭傍掬潭水潏面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竊意龍潛深淵恐未必在此然神物固不可以常理推也志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

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歟最高處一松子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峰東峰兩間出倚風作嬾態歛突然北涌似顛崖狀既而復還漸慢於松巔不動如憩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相通帝座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果及此耶既下又東行至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美有道渙而為氣氣運而為精精變而為神神化而為靈等語因愛

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峰壁不鳴青灰色頗類脊  
令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  
乞食於我食已即去或寘粟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  
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來祠洞兩間陟降如睹非有道  
者歟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 過東峰記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芄  
芄然聞人聲瞿視不復動僕輦拊掌激之越樹去行二

里所至祠山祠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  
渾不及化余笑曰此中著此畫作者固無足責命之者  
誰歟老君殿中居楊師迓予謁之予再拜因思吾夫子  
謂見之猶龍口張而不能嚼吾安敢不拜師出果茗松  
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為贈蓋卷栢之屬而不  
屈者雖有松栢名不過石上小草耳卷栢亦以萬歲見  
稱於本草則知二物固皆槁而不死者矣大松蔽峰頂  
清悄幽聞殆不可為情然過青柯平來松弗他雜惟白



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  
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歟余偃仰是間意風味未  
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野襟懷洒然遠  
近諸山相闖於烟蕪雲樹之表黃河隱顯東迤如帶潼  
關固壘積蘇於河濱遐覽未周雲條陰漸黑平野交晦  
予疑雨東向立風颭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  
日斜透雲罅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磔松實啖  
之索苦茗於師以助其勝俄林中有聲若墮物然予怪

而覘之僕輩乃在松杪摘實以亂擲也於是俾沈生囊  
頓以備騎驢疲困之用稍南一煬突出松底下磴迹之  
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溜所等舉不敝迺  
知居者固盛於昔今惟一人者荒涼無養故爾禽聲不  
上青柯平雖因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峰可翫  
日於天下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惟問師仙掌何在  
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可迫觀於是別去

宿玉女峰記

降而西可二里許東折漸上時正午稍熱渴且飢遂團  
坐松陰中食所攜新棗至是無磴多倚木於石代之危  
且弗固因枝痕為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援推以  
進凡二十餘處既盡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冠楊氏名  
妓也少年入山今耄矣初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絕火  
則枵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竟日夜弗卧余  
心敬焉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予起相見具客主  
禮笑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中則指以為異君何

來之異耶余以所癖所偶為對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七歲也今已七十有二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燦然步甚健固知其有所養也初見未敢扣引余步松間風適來激峰壁直下如箭尋穿於林中松葉皆沸鳴度壑而去相與立陳端目送其披靡者因指西峰東面窅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所謂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頭池井之產予疑焉未之決至玉女殿道玉女所由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圓坎爾水紺碧不乾集

仙錄稱有五石臼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遣  
僮撤所障亂甃啟棺蓋窺之卧棺中如初歿者楊氏曰  
歿幾三十年矣惟槁不腐以杖摘其足亦不僵有道者  
乃如是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  
室則藉龜腹為之覆余問以昨之所不能辨迺楊氏采  
薪以虞雨雪之或及也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廓然  
然狸豸不能進岡半有大壘焉楊氏曰唐玄宗禱雨拋  
簡處也下通黃河雖未必果然恐或有自復旋至石室

前指以追觀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峰北行斯須林  
斷豁然乃東峰之西北壁而玉女峰之東北巖也巖西  
努如鳥喙距東峰不遠上豐下縮瞰即魄褫努處小松  
一生附巖側不見根句出巖上者三之二中無鱗而光  
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轉數匝則獲福予僮聞即  
抱之轉不休峻遏乃止巖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  
仙掌辨謂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為掌  
形俗傳則曰巨靈擘剖掌迹猶存余因思之涯之所辨

又似得於傳聞使果見之寧作是語不然則亦遠望而已未嘗如吾之迫觀也殊不知膏出於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片屬岐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哉由此觀之俗傳故非涯辨亦未得為是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為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之所溜使然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於

楊氏之石室者其色其狀與此掌溜痕絕無少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為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其詩賦等作舉同然一辭於巨靈之擘而不之究何也然則天下古今貴耳賤目訛以承訛者安知其幾多耶將暮假榻楊氏石室中坐定微請所有則畚以待盡而已再請亦然余知其弗襍不三歛有光如燈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歟此亦可見楊氏之定力矣北牖漸明余出望月然隱



於東峰未之見乃與沈生步殿前以待之二更許光射  
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颼颼然自壁三峰來松聲外絕無  
他音清固不勝寂亦難處因退寢夜若半大聲疊陣如  
濤雷然孔隙皆唱喁明處寢黑知雲風欲釀雨也然僅  
攜三日糧遂懼數視聽竟不得翕目殆曉風幸息曙光  
復來趣具飯下山至都土地祠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  
曰水簾洞也以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  
誦徐凝惡詩一喙而去午及青柯平覓所置杖亡矣然

降比登頗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險是賴耳然闕不知鐵鑠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登鬼歟仙歟皆不可測已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紙絹者展轉相成指為某家數某家數以剽其一二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如此者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然是遊也亦非紙絹相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久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迺於我乎見之雖知毛女

峰鄰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刁三洞山外之西及  
玉泉院時日已在西南隅矣弗果往午飯已熟如炙假  
遽篠臥院前亭上繞亭皆泉聲咫尺不辨人語因憊竟  
睡去二時許始醒諸道士索留題爰口占書希夷像之  
壁間以出嗚呼生太華之方由太華之側古及今安知  
幾許然愛焉者亦每以艱險自畫而不之遂雖少陵枕  
藉關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  
不偶也郝詵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

年不意中得此行雖遺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頽暮故也掇其大都以志竒遇

重為華山圖序

畫雖狀形主乎意意不足謂之非形可也雖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

哉畫物欲似物豈可不識其面古之人之名世果得於  
暗中摸索耶彼務於轉摹者多以紙素之識是足而不  
之外故愈遠愈譌形尚失之況意苟非華山之我余余  
其我耶既圖矣意猶未乎滿由是存乎靜室存乎行路  
存乎牀枕存乎飲食存乎外物存乎聽音存乎應接之  
隙存乎文章之中一日燕居聞鼓吹過門怵然而作曰  
得之矣夫遂麾舊而重圖之斯時也但知法在華山竟  
不悟平日之所謂家數者何在夫家數因人而立名既

因於人吾獨非人乎夫憲章乎既往之迹者謂之宗宗也者從也其一於從而止乎可從從從也可違違亦從也違果為從乎時當違理可違吾斯違矣吾雖違理其違哉時當從理可從吾斯從矣從其在吾乎亦理是從而已焉耳謂吾有宗歟不局局於專門之固守謂吾無宗歟又不大遠於前人之軌轍然則余也其蓋處夫宗與不宗之間乎且夫山之為山也不一其狀大而高焉嵩小而高焉岑狹而高焉巒卑而大焉扈銳而高焉嶠

小而衆焉歸形如堂焉密兩相向焉嶽陬隅高焉岳上大下小焉巘邊焉崖崖之高焉巖上秀焉峰此皆常之常焉者也不純乎嵩不純乎岑不純乎巒不純乎扈不純乎嶠不純乎歸不純乎密不純乎嶽不純乎岳不純乎巘不純乎崖不純乎巖不純乎峰此皆常之變焉者也至於非嵩非岑非巒非扈非嶠非歸非密非嶽非岳非巘非崖非巖非峰一不可以名命此豈非變之變焉者乎彼既出於變之變吾可以常之常者待之哉吾

故不得不去故而就新也雖然是亦不過得其彷彿爾  
若夫神秀之極固非文房之具所能致也然自是而後  
步趨奔逸漸覺已制不屑屑瞠若乎後塵每虛堂神定  
嘿以對之意之來也自不可以言喻余也安敢故背前  
人然不能不立於前人之外俗情喜同不喜異藏諸家  
或偶見焉以為乖於諸體也怪問何師余應之曰吾師  
心心師目目師華山

披圖喜甚復戲賦此



山林天地間豈獨棲百靈許作欲海岸而乃落落星我  
生素蟠霞外情廣斥萬結千復縈但聞喧唳噴激動地  
之怒霆不逢寵從旁魄插天之翠屏塌翼鍛翮蒿鷄并  
從它九萬趨南溟斷蓬一旦挽我伴遐征翕忽迸落北  
斗城招拒宛似宿有盟期吾氣達青雲之上京勇賈未  
數腰帶鞬何必直躡鳳凰翎乃知不待龍嶠經羽人幽  
子紛相迎烹芝采薇敞巖扃未暇雲惚恍泉瓏玲存冥  
注險抉至精步不在趾意以行五十二年滓穢羶且醒

電飛泡滅霜葉零誰為擁腫木誰為浮游萍左招呼子  
先右招衛叔卿茅龍白鹿羽蓋霓旌南峰上頭如幔亭  
須臾泮散入杳冥萬松擁翠風泠泠歸尋故吾了無形  
惟見攢巒叢嶂偪塞絳宮之虛明深青淺青秀難名彼  
承此接不可勝擬煩夸娥二子未敢以使令醉呼元銳  
處晦及陶泓相與昇送楮先生

圖未滿意時欲重為之而精神為病所奪欲弗為之而  
筆力過前遠甚二者戰之胸中久不決弟立道謂此古

今奇事不宜沮力激之由是就卧起中強其所不能者  
稍運數筆昏眩併至即閉目欽神卧以養之少焉復起  
運數筆昏眩同之又即卧養如是者日數次勞且瘁不  
可言幾半年幸完嗚呼意於是乎滿矣然傅色將半忽  
精神頓弊甚欲畢焉而掖與推舉不足用思滿城風雨  
近重陽一句尚可寄人況此乎遂罷第立道兒子緒皆  
酷好畫惜不暇習吾心思目力已竭於此矣再可強耶  
因授馬以慰其所酷好既授矣珍之亦可忽之亦可私

之亦可公之亦可用為睹物思人之具亦可視為手澤  
使後子孫相與慎惜亦可貽諸好事亦可吾不能效平  
泉石為身後計也

詩

入山

廬山秀在外華山秀在裡要識真面目即彼鐵鑠是鐵  
鑠懸當雲上頭縱橫曲直是誰謀吾今判著浮生去不  
見神竒不罷休

玉泉院

百道泉回面面幽琮琤音韻寄冥搜  
兵餘道士渾隨俗  
火後堂基獨占秋  
塵跡未緣幽磴轉  
野情先繞上峰流  
院前洞有扶搖在  
笑問如今得睡不

瀑布

白練銀河與白龍  
競搜幽語鬪新工  
我心要鬪無搜處  
移入玲瓏窈眇中

鏡泉

微漣不動見容成忘却蟬鳴與鳥鳴忽有小風輕颭過  
暗移青影上巖屏

石關

即第一關

裂石為關似洞門天慳神秀此相分不曾臨澗先眠石  
未暇登峰且看雲鳥哢只從中界斷松聲專許上方聞  
誰人更似周徵士不怕中山孔氏文

上方峰

鐵鑠高懸直壁青上方形勝杳冥冥西去空通隔世路

金仙已跨摩雲翎，  
感沸音中愴年晚。  
娑羅影裏問誰經，  
愛河未上超然岸。  
只到峰根看畫屏。

青柯平

不識青柯義，  
崎嶇獨此平。  
正當攀鏹處，  
微覺有松聲。  
古殿雲來往，  
遊人鳥送迎。  
神祇香火斷，  
連我困腸鳴。

日月巖

何年鬼斧鑿雙形，  
雖不流光却有名。  
忽悟此身渾曠在，  
帶將幽愧上岩亭。

千尺撞百尺撞

千尺亭亭百尺連祇緣奇觀在層巔  
敲斜朽級難為步飄忽飛魂只看天  
雲谷可探神未許松風宜聽耳無權  
老夫敢向危中過不是真仙也近仙

老君離垢

綴木懸崖作徑通下臨無底翠朦朧  
丹元未上青琳館龍曜先離紫極宮  
下界紅塵終在地上方清氣却隨風  
嶮巖難斷憑陵輩驚得幽人滿面紅



蒼龍嶺

嶺下望嶺上天嶠蜿蜒飛背無一切闊旁有萬丈垂循  
背匍匐行視敢縱橫施驚魄及墜魂往往隨風吹午日  
晒石熱手腹過蒸炊大喘不可當況乃言語為心急足  
自縛偷眼羣峰低烟烘浪掩掩日走金離離松頭密如  
麻明滅無斷期誰知萬險中得此希世奇真勇是韓愈  
乃作兒女啼

鎮獄宮

萬松深處敞彤扉  
繞殿笙簧步嬾移  
忽見滿庭金瑣碎  
一齊忘却聽聲時

西峰

渭水載殘日  
金蛇爛西遊  
分光到巖阿  
我在巖之幽  
平田豁萬里  
紫烟日邊浮  
參差野人居  
明滅蘆花州  
複嶺下迴抱  
攢峰上森稠  
大松紛仰干  
數至幾萬休  
崇岡草一無  
鼇背闊且脩  
扶藜立背端  
烈烈長風道  
鬱勃當此時  
尚待隨風流  
壯觀不可言  
何山敢同仇  
西方金屈蟠

氣發難自收化作神秀區厭低四嶽頭吾今幸何深頓  
愜半世謀明當過南峰今宵且夷猶尋詩志所歷一毛  
於九牛

西嶽宮

東嶽行宮每每分金方元氣祇孤尊千秋像設嚴誰瀆  
萬劫兵殘歸自存肅肅陰風秋倍早沈沈雲樹日長昏  
杜陵老子何多累空憶真源只漫論

巨靈跡

掌形雖謬自天成足跡鐫來益可憎真妄惱人禁不得  
步將林裏聽松聲

避詔巖

希夷先生愛睡者睡去那知有晨夜胡為留跡與留聲  
惹得丹青到林下到時却避無乃遲聲迹既留能致之  
然非賣畚捫蝨漢解識九五真龍飛真龍未飛良有以  
元元之依竟誰是笑聲忽動墮驢時徑入深山白雲裏  
安期固是神仙倫預項干鎔能忘秦未忍乘龍自長往

閒將瓜果試時人

朝元洞

石壁天所成洞以人力制平處豈不多取難非取易老  
師若常侶安得有此異不知經營時頓足在何地工搜  
鬼神僻妙礫造化祕既非苟且為知歷幾百世設使容  
易隳再有誰可繼我來覓幽勝乃得理外意闌憑無底  
谷丈尺豈可計松頭亂巖巖壁脚插翠氣扶闌試小瞰  
神宅歛昂沸只為定力微惹彼林礪愧古訓衡不騎我

却自賈畏閑眼待神歸從容問何味

賀師避靜處

竅石石闌裡縋鑱索險極鑿崖種銅檓載板以西適置  
屋何所憑憑向突壁石雖曰恃鑱過朽板未我惜上視  
不敢伸下視不敢息滿山皆靜處何故作此癖師去今  
幾年猶餘損神跡我怯固不往聞言也心惕託彼毛文  
峰定作半面識

安真人肉身

塊石中分瞰底深  
藥藥遺稿坐巖陰  
如何不似子先輩  
風淡月明無處尋

龍神祠旁二鳥

祠邊兩小鳥相依  
道人室厨中炊飯香  
即至不一失啄  
粟就掌內了無猜  
與粟歲月知幾何  
相忘祇如一乃知  
啄魚信固自我所  
出幽幽入靜極  
籟盡山空虛我輩  
若不來鳥外其誰  
歟形性本不同  
形性本不異回首  
看流雲悠然似吾  
意

南峰頂

搔首問青天曾聞李謫仙  
頓歸貪靜客飛上最高巔  
氣吐鴻濛外神超太極先  
茅龍如可借直到五城邊

龍潭

二三淺坎在松根傳說潛龍或上雲  
直到虎頭來戰汝  
蚤從南畝看飛塵

水簾洞

隱在南峰背如嫌世俗知  
偶從青陰裏微見白光垂  
飛



濺隨風遠琮琤上谷遲衆仙閒出洞可有在鉤時

東峰

此峰佳勝減三峰不斷幽期只有松拜罷老君無託處  
卷將餘意坐峰東

仙掌

崖壘泣膏脂俄然掌似之不窮親到實那識舊傳疑巖  
壁何曾破河流本自馳是非無盡極搔首看風枝

捨身樹

絕谷抽巖直透雲小松倚壁寄危根要吾也似輕生輩  
待取它年問伯昏

拋簡處

大地焦枯雨澤空往曾拋簡震潭龍只令無限焦枯地  
汝却昏昏詐耳聾

洗頭盆

窪水含清照面光不妨陽亢與風狂遊人若待仙人杖  
先覓長生不死方

宿玉女峰

假榻玉女峰主人有深意玄談出無語妙悟入不計澄  
明縱橫發沕滴左右至不言求生難但曰待死易色境  
透關過總是平穩地優游卅五年何曾有顛躓隨時烟  
火食無即行坐憩既識上山真寧迷下山偽顏雖不桃  
花亦不霜草悴要之非矯亢只是不出位我生日奇蹇  
未覺久自棄一雨悟無學惓然莽無寄松林延幽風倏  
忽天樂沸如此有餘中肯作希夷睡

玉女峰待月

萬松林裏夜蕭蕭  
月影來時轉寂寥  
試看影從何處起  
正東峰上水波搖

月下觀諸峰

月下看山夜色多  
剖藏無奈月明何  
精神正在微茫內  
不道龍蛇滿眼過

枝梯

如此為梯也可猜  
不施工巧故危哉  
知師擬判仙凡路

已過蒼龍嶺上來

玉女殿

太極總仙天明星入道玄玉漿含羽翰璇蓋蕩雲烟龍  
馬真隨化神龜也得仙滿庭松蔭好匡坐聽風絃

石龜

巴西宴後幾春秋宴裏張鋌見汝不豈怕子明饒舌輩  
閉精行氣上山頭

韓姑姑遺蜕

雲窓霧閣幔重重青鳥丁寧是浪通未是清風連蛻在  
百千年後滿函中

西峰東面蓮花形

玉井十丈花欺我亦已久巔池千葉蓮尋池復何有果  
是蓮峰望或開記者之辭又爲謬傳聞不足信託意不  
足憑竅隆偶爾如花形便謂此山緣此名我來覓勝勝  
已盈誰真誰偽何須徵世間圖牒多耳聽未如吾眼真  
搜冥我詩通我懷不爲稽考作且看鱗甲動山來化作

笙鐘滿林壑

女道士室前夜見流火

光明儼如燐流過松林間神乎鬼乎那可  
知昨盱眙賜驚僕眠東坡定力人胡乃空  
茫然我雖未至見道邊固知神與人非懸  
存亡本常事已付於不言女冠掩戶何  
爰爰脫略之語復誰肩此或搔其中安能  
塊獨三十年  
入夜聞聲疑風雨大作不敢睡

松底踏碎月過清寒不支窈哉石室深矮榻  
聊自宜大

聲忽怒濤拉此窓與扉初疑雷雨交挾以羣龍飛又疑  
度朔輩夜半窟宅移蘇磴儻霖霖那識吾是誰止持三  
日糧有計安能施輾轉不可當兩目無合時所賴窓底  
明未受烟霧欺久之聲漸吞喜報幽田知魄妖方擬過  
壁隙光陸離起視東峰端日色已滿枝布襪青行纏尚  
可迂闊為趣飯謝主人厄陳聞仲尼七日枵腹坐更有  
誰能之

都土地祠



香火蕭然棟宇卑，滿山松樹送靈吹。  
虛名止占都祠在，醑酒刳羊讓與誰。

坐松聲中了無它音

一味松風外，何曾寄雜聽。  
空聞歸淡漠，玄悟透沈冥。  
雷豈坤餘轉，萌非臘後青。  
有詩持換闕來，製白雲亭。

鐵鑊

不似區區子午間，長教虞夏斷登攀。  
伯梁度世無尋處，卷取松風獨自還。

凡鐵鑲乃鑿石為竅種大釘綴鑲其上故能久而無朽然或間有綴於木槨者回思始來蓋掩於不知而不慄耳

目力在雲表見金不見人入齊流沫地何處索形君  
林中遙見白物如獸上下跳逸從者疑是野羊余  
因記韓衆衛叔卿之流皆常乘白鹿寄跡是山此  
或然歟

有鹿無仙鹿自奔似騎黃鶴上秋旻何當快與劉根約

白玉牀前看紫雲

下山及蒼龍嶺回瞻四峰端視始上時雖無雲然  
不能優劣也

四峰參差兄弟相保有雲固佳無雲亦好其中妙意慙  
我懷抱來雖匆匆去不草草眷戀難舍似得至寶天台  
鴈蕩僅可輿阜豈料不意惠此幽討丹青摹之寧合天  
造謝朓詩雄固是奇藻吾今傳神未怕壓倒攜雙清還  
於以終老

嶺下枯木

赤立已如神東南一枝綠名稱未能辨奇怪不可讀繁  
根萬蛇擁石為何罪東曾無九方歎駐彼遺外目只歎  
夜雷風竄入天飛族濡毫狀彷彿脩一百不足持向畫  
家流休誇閉門獨

嶺以上絕無鳥音寂闕不可勝既下忽聞喜而有  
作

相命相求萬綠中如何不敢過蒼龍闕闕一進堯玄國

便有雙柑斗酒風

初至嶺下時沈生預禱山神祠及還憩祠畔其侮  
心形於動靜間以此譏之

行抵蒼龍頓怯心殷勤祠裡致辭深如今裸袒當門卧  
止見青松滿地陰

近日月巖處有大石如蒸餅狀無突陷可頓足然  
鑿石上為小坎託足端恃鑱降登疑衆經始時不  
知何法先登以製坎鑱

半規孟覆斷攀援  
林底林端接翠烟  
莫向鑠中尋混敦  
崇墉高處有冥筌

下山近青柯平

奇秀掩巔岼休論五十盤  
半生貪偃蹇從此解嬰跚  
一澗破秋寂萬松噓晝寒  
自知清太重不敢再回看

至青柯平覓來所置杖已失去

不是江心蟠石種  
何緣無水也通神  
只愁德裕真齡見  
談著方凡與鐵君

青柯平祠旁井

與山俱生天所造伯益前身此中老雲安熱惱正紛紛  
寥落寒清閉秋草

路斷處以小枝橫閣危石上接過

長有木杓懼況此枝橋艱目走崎崿外神沈杳靄間玉  
漿寧易許熊果未輕頒儻然薶粉去何物尚浮環

第二關其中風烈太甚不少息

陰風一何勁箭發無停機陽光雖回環不敢關內窺豈

以塵躅來俗塵與之飛吾今洗心入飽貯羣清歸入既  
不我嫌歸胡尚餘威老懷亦自堅未伏十八姨披襟掃  
苔卧故待秋陽西

第一關所儲亂石

陰氣滿深谷未聞松栝枯有誰曾擺落規此小成都  
闕下林中二石如虎竒不可狀於是悟畫之所以  
然

描貌三十年接摺紙絹裡槃礴謝斑寅微風走秋水



初上山時過上方峰逢樵子余問青柯平尚懸幾  
里唯放歌去不吾對及吾下山至石闕而數樵過  
樵問余來處曾見伐木者否余亦笑而不答戲賦  
六言詩高唱而下

昨問青柯遠近長歌一笑無聞欲驗朋從何處請君自  
上重雲

逢雲歸可愛

一朵歸雲靜徘徊正好看匆匆恐驚散不敢上林端

因樹木翳密不能冠巾但科頭上下然時被冒髮  
如此頭顱已自休但知疎嬾送春秋聊曾章甫趨南越  
依舊華陽老故丘暴露不愁蕭簪見鉤牽還動管寧羞  
明朝試問盧蒲嫫也過名山樹下不

適一峰在衆峰中特秀然不識其名

物不自名名於人有名何似無名真此峰偶爾忘主賓  
桓伊吹笛王猷聞我今別汝汝不語却肯相隨與相處  
儻然有客問何名請上山頭自尋去

經昨所驀之澗反有怯不自勝之意

礪礪布泓渟琤潺四面并試尋來處熟忽動老心驚石  
勢熊渠虎風聲永固兵自憐人我雜無語看雲行

隔林泉聲隨風出不得見

窈窕鏘鳴不見形兩情相倚進無聲閒雲忽似神交意  
行到聲邊再不行

古藤疑為蛇惕然

神傷山行深杜子豈欺我古藤屈蟠處欲進還不可李

廣石飲鏃於茲見么麼絳宮一方寸天淵復冰火可係  
竟何時含羞澗邊坐

山中無竹

乾坤清氣浩莫主團入茲山秀如許清中猶帶鏡泉寒  
無乃虛心苦難處渭川川上隙地多龍飛一夜風雷過  
微形餘跡了不見聞我武公淇澳歌

山口神祠不知誰氏將出山辭以謝之

香烟與燈焰焚然咽昏曉豈其威靈深能致愚民禱胡

為都土地淒涼閉山表同方不同福誰謂神為少緣非  
偶爾得未聞幽明道吾生濟勝具不似許掾好將非神  
我資一洗寰區擾未暇與民同題詩謝幽眇

聞王刁三洞在山外西崖上中藏古書甚多然無  
由至

幽經祕錄弱水外何以得到茲山中儻逢叔夜能相許  
會伴長休學御風

出至山口別山

出山何如入山時得則歡喜失則悲既非長往胡不歸  
有形雖遠無形隨同行之伴各有宜故吾未辨今吾誰  
圖中索驥徒爾為驪黃牝牡神持機旁人不信微乎微  
丹青咏歌還相知不詩與圖形乃遺詩之圖之形非迷  
自賞未已復自嗤欲言不言忽忘之五十二歲氣日羸  
今當與爾長別離西風蕭蕭吹征衣

玉泉院前亭上睡覺將治行而黃翁已遣僮以驢  
相候就宿其家戲題此於壁謝之

虛亭夢初斷落日在林杪行滕草屨正經營山口宏聲  
遞空杳亭邊引領感相慰君意何多世何少掀髯岸幘  
掉鞅出淡淡荒烟送歸鳥玉川喫茶尚生兩腋之清風  
何況吾胃滿貯三峰之太不妨吐出與君看但恐君  
家容不了

黃翁置酒問所見

六年官此怕登峰雖與山隣似不逢一讓老夫判死去  
却探吾趣酒杯中

初擬下山謁華陰廟歸興急不果

東面神飛西面還一心雙繫渺茫間却隨驢子長鳴去  
竟是真閒是假閒

華陰駐馬橋見泉而思其源自山中出

一派泉過駐馬橋意中尋到華山椒明朝背汝西邊去  
莫放潺湲恨裏遙

騎驢行食所攜松實桃棗以適

灞橋風雪尋詩處可似攜清啖果時說與小僮渾未識



徐徐分付與斜暉

華山西北夾路皆荷花望不知其頃之為幾大石  
小石錯雜乎中邊詢之塗人有老者云此地本山  
址昔因崩而下陷故水聚荷生

池蓮井蓮俱無徵上峰下峰空復青山崩地陷忽露形  
爛漫化作千娉婷水晶之宮秋眇冥綠娟紅膩琉璃屏  
俊驢健僕風泠泠欲行不行杳難名漢皋洛浦方合并  
野人解唱江南聲

至羅紋橋賣酒家作早食所正與少華相對

二華兄弟行弟能如乃兄與兄金蘭米見弟寧無情今  
將總相背欲說誰解聽僕夫往晨炊孤立難自勝高樹  
方掩冉幽泉亦攏玲攜之乃西還雲盡秋冥冥

就華州市民家造飯面少華而食

對山滄飯也風流錯認雲端是舊遊一陣野風塵捲地  
却疑相近庾公樓

過郭汾陽廟入觀

幽清涵虛懷山陰轉長道穹碑遠烟外忽墮青林表

闕文

外門戚戚復依依遙指南山雲西風忽東馳直至滄海濱  
雲東有西日見汝將何辰斜陽射車中秋色含遠村  
茫然謝君去杳杳輪音聞

過渭南

掛冠尋竹渭南村那識無人與有人但怪此心籠不住  
時時飛上華山雲

羅紋橋少憩

行到羅紋兩華昏似憐重見故披雲驚風忽自知吾意  
拔取微青却袂分

白團鋪對少華

風勁白團郵高楊滿樹秋趣從危葉墮心與斷雲流自  
判終南闕

初來穿林誤躡狹徑旁幾墮崖去及還見之作此  
自慰

覆舟無伯夷禍及向誰咎重經蹉跎處翕忽神不守除

却見侯公誰復閉目走垂堂豈無識其奈搖中久安知  
如芸夫蚩蚩老南畝為眼不計脚聊隨簡齋後探幽非  
離羣契妙似獨有淵乎真奇逢可謂不吾負神交自茲  
往盟作忘年友何必强求仙直要騎茅狗所困良匪薄  
所驚亦復厚持以問東坡河豚此同否

希夷匣棘梗不得入

攢棘攔人不許親豈嫌吾迹帶囂塵張超儻與誅茅地  
突破門前五色雲

石碁局

奕仙何處石枰空  
細細松陰婉婉風  
豈為商山難固帶  
共呼風雨上飛龍

摘澗上似橘者於上山之時  
然酸苦不可食有感  
於中下山重逢復摘之以翫  
因賦

似橘未挾霜  
青青照泉水  
長安不相見  
觸下寧不喜  
如何洞庭實  
忽吐茲山裡  
平生笑汝陽  
涎流於麴車  
乃知老饕心  
不掩閒中跨  
踞石覲大嚼  
慰我燥且渴  
童子擷

得來竟為蜚慘遇取貌失子羽信言迷宰予把之行且  
看於以懲其餘

樵聲蟬聲相雜

悠颺樵聲窅窱中似將律呂與蟬通出山一片皆平地  
尚待朝南暮北風

小棘匝地掩徑挽衣步不得少縱

縱橫攢叢如短莎高低迎風搖翠波樞衣踏步猶我拖  
探幽欲急反蹉跎爾胡不去吳王宮裡伴蓬科又何不

去洛陽城內埋銅駝豈來此山牽制畸人野客之經過  
我生之餘知幾何一到不再從爾多儻或者樂為爾當  
和丁丁歌

覓毛女峰不見

不見其峰見別峰于喁呼恨滿山風因思珠翠逃秦日  
拄杖看雲自熱中

曾尋落鴈峰不知所在疑即南峰異名至此見峰  
因而思峰



呼吸通帝座峰指落鴈尋我已極其高不見南峰隣南  
峰之上天可捫清都有無吾未聞忽逢征鴈急縹緲注  
目送入南峰雲

老君煉丹爐志雖載而不見

朱雀河車入道梯聃翁何故也為之暮年豈有筌蹄累  
付與剛風一陣飛

始至玉泉院時從院外西轉將上因目擊動中稍  
立以挹其槩欲賦詩未暇今還至所立之地却賦

此以補之

昨轉希夷洞傍山兩畫屏宿雲團滃白微峭吐寒青初  
晰雄噓彩餘烟小遯形勁風傳遠勢連樹報繁聽苔徑  
陰長澁雲闕宵不局氣從當夏肅葉趁未秋零玄化韜  
空曲神機注眇冥地闊才小試靈景頓孤醒真祕懷招  
拒浮辭忽巨靈茅龍將幾化船藕是何齡眇麼醢中蠓  
浮游水面萍未麾兒女戀那得鳳凰翎一任懸危鏤須  
當到絕陁只今酌願畢詩以記曾經

玉泉院中謁老子像

呼馬呼牛只舊情  
我來不借仲尼聲  
懸知苦厭支離說  
安敢重繙十二經

玉泉道士攜遊果園

清曠滿虛襟  
飄飄正不任  
道人初未曉  
邀看棗桃林  
幽鳥窺紅顆  
冷風進綠陰  
匆匆難大嚼  
雙袖似囊深

道士汲泉烹茶摘胡桃以供

清泉鮮果醉仙風  
活火旗槍韻裏通  
坐久忽驚吾喪我

安知何處是方蓬

小峰當玉泉院前道士云此白鶴峰也昔金仙公  
主始居於此因玄宗跡之遂跨鶴飛上上方峰故  
名

金仙曾此棲必有奇勝處我初入山口意向三峰注還  
時氣蕭颯只可亭中住神凝目力聚併上峰頭去流雲  
忽相知油然滿峰樹

贈玉泉道士

五十餘年擾擾間每逢山處似無山嵌巖窟裏尋三昧  
神秀叢中見一斑既解梯飈乘猛進何須咋齒悔狂攀  
它年儻許重相見會向師前問九還

卧玉泉院前亭上

危石戴脩亭流泉面面聲便從深樾底閒趁好風清支  
體雖攢聚精神正杳冥蘧蔭知此意陪到日西傾

書希夷卧像洞壁

四百餘年睡未蘇得非忘我更忘吾近來片石蓑衣上

還想張良范蠡無

示沈生時生將還餘姚

不及爾健步可知我會心儻非援策便那極閉藏深百  
語寧真契無言是至音故鄉歸去也何處憶蒼簪

余僮張一頗慧聞余有登山之謀力勸行及入山  
乃能體吾愛畫之癖當摹寫時每索奇石怪樹以  
報逮余還家為圖間有忘者又能以其所記裨余  
余喜其勿俗也為絕句以賞其異

只道余成解析薪豈知清思也能分子淵雖是吾宗族  
斷不依他製約文

遊華清池

睇浮山與華山隣不敢同清却占春擬傍石蓮花畔浴  
只疑猶帶范陽塵

丘丈云灞橋東村墅陳用彬吾故人且愛客好事  
可一訪以資午食及款門通姓竟託病弗接

堅忍黃腸虛灞橋訪仁軌斜陽欲墮地門閉睡不起囊

空去家遠魚待西江水嘗聞字難煮豈意今在已無邊  
華嶽秀總聚襟懷裏如此又同人宜乎澗林恥

還入長安城東門

峨峨長安城落日遊子入東風卷清氣欲進還自立行  
人不相知競逐短影急紆餘松聲宵決泝嵐氣濕歸羸  
紙窓明拈毫以收拾

至家以山中所得松實萬年松分遺友人翌日皆  
見過請談所遇



偶攜山物饋諸公明日都來問所逢  
心口未曾期吐露  
圖詩先已解形容  
玎玲環珮高低澗  
縹緲笙簧遠近松  
正御風將還白鶴  
忽隨雲又上蒼龍  
當門攢秀青巉絕  
繞屋流陰素疊重  
豈念頽齡蟠鼠思  
故將奇遇送萍蹤  
雖難似我飄翩步  
還可平君芥帶胸  
語罷忽通南郭子  
不知賓主更何從

余從山回友人王橘洲以鶯酒見餉期共飲問所得詩以酬之

我自登山看白雲，  
羣何事特相分。  
此襟不許肥羶汗，  
明日清茶說與聞。

鄉人徐仲瑜見訪，  
談其曾至上方峰，  
所見之詳，因有失機之憾。

直壁無因鑠，  
厭人玄宮佳勝似迷津。  
不知商嶺真忘漢，  
將謂桃源獨避秦。  
遠樹搖情低野甸，  
斷雲攜恨卷秋旻。  
從今要我如君勇，  
待伴韋郎過兩塵。

嘗見石刻本華山圖，  
以為形似不過如此。  
及既登

而還重見於姜月心家不覺失笑因書此於其上  
世間丹粉競紛紛若個能知偽裡真但使初心隨眼轉  
不妨延壽寫昭君

余作華山圖未完蒼黃中竟失去訪之乃為某所  
得及余登車東下忽持以見歸

處晦文峰攬勝回好懷知白正同開武陵一旦都邀去  
待我東還却送來

後東行過驪山

蓮峰登罷弄溫泉  
風腋飄飄欲上天  
舊意不隨新事改  
暗中陪我過山前

至新峰丘丈寓所期與理舊情而吐今意不料已  
先我東還矣不勝悵然因為是詩俟便寄與

太華天下特故作四嶽冠深深括神秀眼到不忍換卷  
命付鐵鏢墜魄化白汗險極豈不知其奈癖未斷會心  
難措辭靜處自把玩厚哉丘丈德遺此青玉案我若圖  
報之豈可錦繡段拾遺老關陝祇得平地看乃知希世

緣不在計與算古今多少慕往往交臂散吾緣獨何深  
乃願在一旦歸鄉五千里日夕方寸亂嵯峨仙掌巖縈  
緲雲臺觀會訪扶搖公與我分一半

東峰楊道士所惠萬年松置之篋中時一玩之以  
寄遐想

間氣何私汝無人見死期可憐王景略心在慕容垂  
時伺病隙完未完之圖而樓閣無緣僅規規然於  
僑居小草廬分積薪之半以屑就之

才非顧愷流那敢建層樓不貴元君賞寧分立本羞小  
窓嫌送目低宇禁檯頭幸與毛元銳時時過白州

圖成戲作此自慶

昌黎曾到不能畫摩詰能畫不曾到萬秀千奇不出山  
祕作深深鬼神奧海濱野客一何幸直抵峰尖問蒼昊  
笑呼二子看我盤礴於其間石劍泉紳積翠連天無乃  
未了此山之精妙何如野客負匱揭篋擔囊趨一任山  
英指為盜貧兒暴富喜難說時借長歌寫幽抱不求沈

闕三字

不用皇甫謐序草閣蓬窓且結忘形好有人問道學誰家待我尋思却回報

帙成戲作此自譏

為圖為記復為詩畢弋且果也是癡何似酒徒渾爛醉不知天地與吾誰

余自少喜畫山模擬四五家餘卅年常以不得逼真為恨及登華山見奇秀天出非模擬者可模擬於是屏去舊習以意匠就天則出之雖未能造微然天出之妙或

不為諸家畦徑所束雖然李思訓果孰授歟有病余不合  
家數者則對曰只可自怡不堪持贈畸叟書

昌黎南山詩二百四句鋪叙詳文采贍議者謂其似上  
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是固然矣然余竊觀之其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囿東西兩際海西南雄太白突  
起莫間遙藩都配德運分宅占丁戊逍遙越坤位詆訐  
陷乾竇昆明大池北前尋徑杜墅全蔽畢原陋初從藍  
田入等十餘句可以施之於終南外此則凡大山皆有



之皆可當不獨終南也移此以指他山誰曰不可況又  
每有梗韻生意使文辭牽綴而義理不得通暢者固才  
力小者不能到但恐非終南之本色耳故先正謂文章  
當使移易不動慎勿與馬首之絡相似竊謂縱不宜規  
規然傳神寫照亦豈宜泛泛然駕虛立空非駕虛立空  
雖不足以成文然終無一主十客之理務駕虛立空以  
夸其多不亦雖多亦奚以為乎少陵則不然其自秦入  
蜀詩二十餘篇皆攬實事實景以入乎華藻之中既不

傳神寫照又不駕虛立空是故高出人表而不失乎文章之所以然也余平生讀之未始不起夫倣之之心然跡固一隅竟不得騁心縱目於所謂之勝而止今也幸於茲遊故得以償其昔之所欲而不能遂者然余也安敢自謂軼昌黎而配少陵哉不過庶免乎馬首之絡之弊而已雖然神秀無匹如此未始遊者得微亦以余為駕虛立空而近於誣人哉畸叟又書

自離長安後所賦詩間有與華山相關者即擬置於是

非唯見我神交之不泯又以見吾癖之不鑠於傾覆流離而得自適也畸叟三書

既登山回即為是圖甫十有四日斂於故不得訖工九月傳送中就船作記作叙歲暮所斂者已越明年圖成又明年帙成吁此非誠正脩齊之事何繾綣若是泉石之心城市之跡故也左足既痿廢雖舟車重許亦不過引領平地而已俗緣撓中姑寄諸此因題之曰宣鬱云然不知古今人登是山亦有繾綣似余者否畸叟四書

山外

此嶽獨靈異勿向草木指跡不險與深寧免復信耳山  
陰雲際峰翕忽未易擬得形於前輩得神於自己穀也  
趣微風文吾一池水

玉泉院

棄瓢者厭喧聽松者嫌靜兩翁總多事未到相忘境與  
物同委蛇妙於無所期此泉如此人不齊道士弗愛我  
愛之我欲賦詩泉上題道士笑云泉不知

題關

武飈含怒挾幽陰只道鄒陽也上尋緩撫綠苔通野意  
此身長在白雲深

鏡泉

圓虛有餘碧分置泓渟幽閒雲倚微風明滅玻璃秋我  
纓縱多埃留向灞漣流意者百東坡未若吾寡儔

摘木實如柚者

十年不見洞庭實豈意遇此巖之陰呼童滿貯曹奎袖

卷三十六  
慰我長懸鄭灼心道傍李在意固泄軍中梅虛功亦深  
貧人買瓜只取大從渠利口譏楊惛

上方峰

金仙不可覓徙倚娑羅陰壁底野情重峰端烟樹深暗  
憑縣鑠處遙寄上雲心待念飛黃子忘形却試尋

由上方峰根北轉遇三樵人

尋常笑款客病自杯弓始敗葉卒一鳴攝吾縣藤裏冷  
風分琴琴送過回巒趾三樵適相遇問去青柯幾含笑

了無言飄然自歌起

第一關

飛柯擬折周顒輪不如此關能絕人稚圭也是難著身  
縱欲用移那暇文幽風遲遲搖白雲偏與老懷情最親  
既非稚圭周顒倫不怕許劭聞鼓唇且攜壯心學終軍  
希夷匣

不漸乃仙漸非仙子獨似此胡為然豈與隱逆狡獪玩  
世而周旋白驢之騎何如眠

近青柯平轉處

林端見平岡已與憩者通低頭轉崖角忽墮丹青中玄  
機潛敗牆鏤作憑虛公葛三不須見自有毛女峰

卧祠前石階上

砥平一片綠宵閉叢薄裏上山下山困未數重茵美松  
風雖余促且待一覺起正擬借神庖香爐冷於水

日月巖

天眼巖上知由誰興將名其形抑形其名豈偽難掩扶



同巨靈是非固然何苦勞情且據葭面以丹以青

百尺撞千尺撞

猛卷百尺撞併作千尺裏但知身為雲忘却我是已回  
思却流客歛作燒尾鯉松聲鄭莊厚特地發宮徵紛紛  
小呼召容在歸時理謝屐儻此逢其將去何齒

老君離垢

據彼僻外僻以險棲其身索隱行怪心豈為山多人避  
靜何所期期在寧吾神龍邊糝粉窟乃却移作鄰松頂

翠暗谷峰頭寒插雲寧神在兩間無乃徒空聞尚待闌  
楯過伯昏元未親飲食非自供或帶山下塵吾軀縱可  
捐不入七試門同遊既輕生會遣窻龍分憑闌一吐氣  
目斷天池濱

蒼龍嶺下段

聞名正怙茶忽此承顏時只疑呼子先茅狗青天飛鍛  
鍊足力來自擬百戰兒凶颺怒一拂化作噫噓噓乃知  
任丈公祇與平地宜虎子在虎穴大險藏大奇半生抱

幽恨舍此將安之

鎮嶽宮

帝廟是鄰封  
光芒縹殿通  
趣舍危鏖內  
秋在暗松中  
幽  
蘚重門宵殘暉  
四壁空我無  
滕閣會不待  
一帆風

題關

松裏明星殿  
杳冥故承顏  
景送光晶固  
知汝有催詩  
意也付明朝  
說與聽

巨靈跡

大武鑄成擬掩聰古今齊墮魄妖中流雲似厭遲遲看  
引取瞳人過別峰

南峰東面

避詔巖底不外見神奇忽泄巖東根百千萬狀已如此  
南西北方何可論想於同流得衆仰肯向無佛稱孤尊  
誰人為語蘇和仲獨對山陰自倚門

自避詔巖轉東至真武祠

金帝儼尊崇高寒壓故宮路回秋蘚碧門閉夕陽紅畫

壁埋蓬塊珠櫳宿網蟲腐牀留璚瑤古帳失虬龍有几  
承虛供無碑表舊蹤爐烟聊縹緲簷鐸自玲瓏正好通  
威仰胡如祇麗農蟻臣難內謁韻語託先容仲甫將終  
倚元方何尚從賽牛卑庾老擲玦怪韓公禱久知無過  
辭忘懼瀆聰但諳無裒是那識足恭中勝具雖儀鳳塵  
賜亦斷蓬買憂還自訟出望更誰同東失天孫壯西忘  
太白雄大千驚聚掌方寸快填空郊島能持滿關荆敢  
合從未甘捫井手不數盪雲胸索價元譏彼纓情豈在

儂清芳排暑鬱秀已泄春融靈蟠幽壑冷風吐暗松  
衆堆分崩施羣峭上攢叢漲綠迷深淺凝青護疊重侶  
吁三十洞礁喜二千弓道士雲含岫畸人鳥脫籠便當  
稱白石何必待青童榻曠從伸脚菴低且鞠躬危燈傳  
寶竇閼水割非蒙計飯懲過飽窺糧怕條窮無眠憂曠  
雨頻起看西東暗霧層層豁寒星點點通明朝攜往識  
分與滿山風

百尺撞

撞義未能搜風裾不少留罇延孤客步級伴墮魂愁香  
樹披雲動幽泉學壘流自嗤如此險閒處也還偷

坐安真人肉身所之外望南峰端

真人留皮囊深在石罇底雖然不臭腐何似無囊美飛  
昇尸解流未見曾聞名吁嗟風馬牛同行不同情看雲  
與看人君我吾卿卿

龍神祠

神物既不測亦有司屬風深淵無處無胡在茲山中冥

冥吐暗壁肅肅流陰松斜光透虛簷詭狀呈朱櫨新豐  
五色石今閔誰之宮惜哉驚人碑不逢裴晉公

東峰頂見黃河潼關

雙松陰底故臨邊要見東維萬里天山下有人停步武  
望中疑我是神仙地通荒楚延秋色河借斜陽透野烟  
敢問鬱華離垢後有誰張口下層巔

南峰頂

滿山清氣蟠心下待向茅堂慢傾寫翩翩飛步轉雲岡



雖不如禽也如馬土神歟我看奇物指點南峰有光者  
適然得此亦自好休問簾真與簾假半山之上悄無泉  
不道曲終猶奏雅

龍潭

去天尺五碧雲從中下陰我超鴻濛巔相與何其深燕  
坐龍潭旁細聽風松吟何如蘇門客祇聞鸞鳳音

仙人掌

偶因脂滲掌為形便向形中造巨靈又有王涯能寢語

卷三十六  
暗移人眼付丹青

題關

淤泥不染蓮世濁何脫屣影響未盡滅縱險能孤止和  
光與同塵言之者誰氏

玉女峰頂唐玄宗拋簡處

寶殿鬱璘珣明王玉女尊不期承唾面得照洗頭盆雲  
氣秋無路松聲晝掩門漫因拋簡處遙眷恤民恩

玉女峰後

枝梯重疊不易上似欲拒斷人間蹤豈知貪勝之老迂  
到此已近猿猱風洞玄先生既冥通老迂那忍違其衷  
比之思扶之怯翁誰言未是雄中雄可惜涓濁梁無由  
以相從

西峰東望玉女殿背

峰難一人供敢許陳遵止不釀乃釀具夢裏期浮蟻  
蛸一雄據知閱寒暑幾吾糧可三日忽盡將誰恃主此  
問何人西山伯夷是

玉女峰頂望西峰東面蓮花形

誌裏知名久何緣復異聞且將疑似聽閒與杳冥分忘  
險權留步隨風也送雲要詮真偽辨待訪蓐收君

題闕

爾吾喪我我隨吾睡與醒時果有無留待轉來相問訊  
且衝幽氣上清都

避詔巖

貪看萬松好不覺到巖底海波胡為來作此大奇偉光

藏不早決犢棄洗耳水使詔知所在避亦太晚矣可是  
龍與雲不能載其體

真武祠

傳聞鐵杵解藏針今古文章羽翼深擬款重關問消息  
守靈已過白雲林

蒼龍嶺上段

絳府凝冰一焦火奇觀相留試微坐東西南北盡流看  
遠近高低無不可蒲服未稱況蹶躄分付飄翩且收裹

卷衣作氣再一鼓陷陣先登都在我回頭忽見半險滅  
便覺驚心上垂鎖儻然吾輩似劉臻那識彼時盤礴羸

題闕

雲護萬松秋波瀾滿上頭任他纏錙物騎鶴上揚州試  
看遺書輩還吾第一流莫將天下冠錯比仲宣樓

題闕

浪擬孫陽冀北空萬松陰裏步秋風無心忽見沙丘北  
解伴天機獻穆公

## 畫楷叙

余壯年好畫好故求求故蓄蓄故多多而不厭猶謂未足也復模之習之以充其所願欲者噫是非癖歟惟其癖也故不知為無用而獨視為有用視為有用故人或予懲弗聽也人或予毀弗較也人或予需弗與也孜孜焉惟是之從與誠正脩齊之道幾半於乎癖之深也乃至此乎夫畫多種也而山水之畫為予珍畫家多人也而馬遠馬逵馬麟及二夏圭之作為予珍何也以言山

水歟則天文地理人事與夫禽蟲草木器用之屬之不能無形者皆於此乎具以此視諸畫風斯在下矣以言五子之作歟則麤也而不失於俗細也而不流於媚有清曠超凡之遠韻無猥闇蒙塵之鄙格圖不盈咫而窮幽極遐之勝已充然矣故余之珍非珍乎溺也珍乎其所足珍而不能以不珍耳其鍛與蠟屐之云哉且余也泉石之姿也而市塵是囿援鶴之為無用耶固亦精神心術之所寓與其畝覆熟若全之以不失夫踣屨偕還



之心於是焉補苴整比離為二帙目之曰畫楮云嗟乎  
熟處難忘有道君子亦或不免況余乎是知克己之事  
甚不可易易言也雖然窓明几淨時一披之則神遊虛  
無悟入恍惚自有不可與冰氏之流道者當是時也視  
向之僕僕然模擬於含毫吮墨之間其所得也反若過  
之惟輟於目昏故巧為拙奴之累不及而自怡不贈之  
趣益深也雖誠正脩齊之中無地可以置此然聖賢亦  
未始廢乎游息也此縱無用豈非游息之一端也耶因

賦詩曰吟詩寫字何妨道何況規規畫苑中只為癖深  
消不得故教幽思且相通或曰既知其癖胡不斬夫治  
之之策乎余曰癖天下古今之通病也不癖於此必癖  
於彼果惟預之傳濟之馬嶠之錢而已乎哉雖然設治  
癖者過君幸以相告抱獨老人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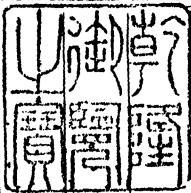
外錄

鐵網珊瑚云右華山圖一冊前後序記跋語凡十  
二通雜體長短詩共一百五十首內詩闕題者七

闕文者二乃崑山王履安道所作也安道國初人  
有文學通於醫著醫說累百卷行於世世多以醫  
稱之而遺其文與繪事也然不知茲二事尤其所  
長及觀其好遊之心名山勝跡徵於此圖豈非奇  
士也哉因過沈維時有竹莊出示之圖僅盈尺許  
筆意縱放出自繩墨之外若詩若文皆蠅頭小字  
書滿黿簪然其天真之妙爛然可挹不待誦其言  
則於一覽間知其用心良苦也維時以所錄副墨

相假以歸見錄於此凡四十二翻圖尚聞藏於太倉城中人家

又云此冊正德己卯予在太倉武指揮家見之今冊尚藏武氏



書畫彙考卷三十六